

LA GAVIOTA

# 海鸥

（西班牙）高尔基著 王五平译

许春芳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LA GAVIOTA

# 海鸥

〔西班牙〕费尔南·卡瓦耶罗 著  
许鑫华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 北京

# FERNAN CABALLERO LA GAVIOTA

---

EDITORIAL PORRUA, S. A  
AV. REPUBLICA ARGENTINA, 15. MEXICO, 1976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鸥 / (西) 卡瓦耶罗著; 许鑫华译.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

ISBN 7-106-01238-6

I. 海… I. ①卡… ②许…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681 号

## 海 鸥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海淀久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3

字数: 220000 印数: 2000 册

1997 年 9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7-106-01238-6/I-0135 定价: 18.00 元

## 作者介绍

《海鸥》作者的原名是塞希利娅·波尔·德·法维尔。费尔南·卡瓦耶罗是她的笔名。

费尔南·卡瓦耶罗 1796 年 12 月 24 日生于瑞士，1877 年 4 月 7 日卒于西班牙塞维利亚城。其父尼科拉斯·波尔·德·法维尔是一位德国籍西班牙学者，是浪漫主义运动在西班牙的著名倡导者。作者的母亲是西班牙人。至于费尔南·卡瓦耶罗的国籍，虽然她生于瑞士，但她母亲有孕在西班牙，所以她仍然是西班牙人。

费尔南·卡瓦耶罗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国外，曾随祖母在德国受教育，加之父母的影响，她精通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语言。

1816 年，即二十岁那年，费尔南·卡瓦耶罗随父母返回西班牙，定居加的斯。她先后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个和第二个丈夫都是军官。前者婚后数月不幸去世，后者也只和她共同生活十三年便病故了。第三位丈夫是西班牙驻澳大利亚的总领事，但不久也在返国途中“神秘”地自杀了。自此，费尔南·卡瓦耶罗便一直孀居。在她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费尔南·卡瓦耶罗曾随第一位丈夫到过美洲的波多黎各，丈夫死后，她只身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回西班牙后，她和第二位丈夫定居塞维利亚。从 1821 年起，她对民间文艺发生了兴趣，开始收集民间故事、歌曲和谚语等，1849 年开始致力于创作并出版了她的代表作《海鸥》。

费尔南·卡瓦耶罗的长篇小说还有《格莱门西娅》(1852)，

《眼泪》(1853),《阿尔瓦莱一家》(1856),《伪善的女人》(1856)。此外,她还著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民歌、传说、散文等。截止1858年,其著作已达十三卷之多。至今,其作品集已多达十九卷。

费尔南·卡瓦耶罗的作品曾受到西班牙语国家、德语国家和法语国家读者与评论界的广泛注意。其代表作《海鸥》更是受到高度的好评。评论界一致认为,《海鸥》这部小说标志着西班牙文学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的过渡,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十九世纪西班牙的风土人情,描绘了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的人物。当时西班牙最权威的文艺评论家埃乌赫尼奥·德·欧乔亚曾指出,上述特点是《海鸥》的最大成就,并说:“仅此一点,费尔南·卡瓦耶罗就完全可以与艺术大师们相媲美。”西班牙文学史家罗梅拉·纳瓦罗也曾写道:“如果我们把《海鸥》的作者费尔南·卡瓦耶罗同她的先行者及同代作家相比,她无愧于我们最高的评价和赞扬。”

西班牙文学史和小说史还都着重指出:费尔南·卡瓦耶罗这位伟大的女作家,开创了西班牙现实主义小说的新纪元。在其影响下,西班牙后来产生了一大批极有作为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中有读者非常熟悉的加尔多斯(1843—1920)和伊瓦涅思(1867—1928),以及同样并不陌生的阿拉尔贡(1833—1891)、巴莱拉(1827—1905)、帕尔多·巴桑(1851—1921)、格拉林(1852—1901)和巴尔德斯(1853—1938)等。足见费尔南·卡瓦耶罗的先驱作用。

费尔南·卡瓦耶罗在她为《海鸥》所作的序言里表示,她创作这部小说只为“力求让人了解西班牙自然真实的情况。”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主人公还是普通乡民,个个栩栩如生,生动活泼,真实可信。不仅如此,作者的文笔流畅,语言朴实而诙谐,所以读来饶有兴趣。

## 作者自序\*

这部小作品几乎不能冠以小说的美名。它情节简单，细节真实，构思未曾花费许多气力。写作仅仅是做了一番汇集和笔录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并未打算写小说，只是想准确真实地反映一下西班牙，首先是反映它的社会现状、它的民性，反映居民看问题的方法、人们的爱好和习俗。我们写的是一篇关于西班牙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的语言、信仰、故事和传统的随笔。这一广阔画面的框架部分也许能被称之为小说。但我们也仅仅勾勒了一个轮廓。

在勾勒这个轮廓时，我们只是力求让人了解西班牙自然真实的情况。按照我们的看法，这种自然和真实是写一部风俗小说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因此，要在这本书里寻找那些情节剧中常见的完美形象和一流坏蛋是徒劳的。因为写风俗小说旨在通过描绘真实事物发表见解，不能一味夸大而将小说写作引入歧途。

按照我们的看法，当代的西班牙人可以分成几类。

有些人属于古老家族。他们为普遍的不幸所激怒，处处多疑善感，这是挫折在其高傲心灵中产生的反应。他们不能容忍攻击和指责任何本民族的事物，唯有政治例外。这些人总是保持着警惕，甚至对于赞扬也抱怀疑态度，而且他们讨厌和憎恨一切稍有

---

\* 此处标题系译者所加。 ——译注

外国色彩的东西。

在本小说中，这一类人有桑塔·玛利亚将军。

另一些人，与之相反。他们讨厌一切西班牙事物，而喜欢所有外来的东西。幸好，此类时尚之奴为数不多。他们一般居住在马德里，那儿是他们的中心。在外省，他们更是屈指可数，而且常常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

在这部小说里，埃洛伊萨便是他们的代表。

第三类人，按我们之见，最为荒谬。因为他们鄙视一切古老正宗的东西，又同时鄙夷所有外来事物。他们的理由是，我们西班牙人在物质文明和进步方面与外国处在同等发展高度。他们这样想，与其说令人气愤，毋宁说叫人可怜。因为我们认为，目前我们周围一切现代的东西全是些低三下四地模仿外国模式的产物，而我们保留下来的好东西大部分还都是古老的。

第四类，即我们所属的，也是我们认为人数最多的一类。它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既公正地估价其他国家的积极进步，又不愿甘心或者被迫地让别人将我们美丽的国家拖入那种文明的轨道。因为那种轨道对于我们并不自然，也不合适。其原因在于，我们的人民不是一个不安分的、贪求新花样的人民，也不是一个爱好折腾的人民。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国，我们多灾多难的被弄得萎靡不振的祖国，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不断前进，不断改进。对，不过要逐步地、谨慎地使精神与物质得到改善，使之道合自己的特点、需要和习性。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族精神获得新生，既不要某些人自我吹嘘的狂言，也不要另一些人所持的狭隘偏见。

那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以真实的现点来观察、估价、爱护并让人了解我们的民族精神。有朝一日，在我们的民族摆脱了目前所处的被遗忘、受鄙视的困境之后，我们的民族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研究。我们不妨说，到那时候，她就可以进行循环，如同血液一样，一点一点地进入血管，再由血管进入心

脏。

令人痛心的是，我们民族的肖像几乎总是由外国人来绘制。他们虽不乏才干，却缺少赖以认识生活原形和逼真地再现原形的必要条件。我们希望欧洲的公众对于什么是西班牙，什么是西班牙人民，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消除那些如同埃及木乃伊一般久存民间并代代相传的可恶偏见。为此，必须让其他国家的人民通过由我们自己亲手描绘的肖像来看我们，以取代通过外国人绘制的图像来看我们西班牙人的情况。

我们怀疑，那些尚不了解我国人民特性的读者，在阅读这些素描作品的时候，对于那种在我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爱开玩笑的风格最终会产生厌倦情绪。我们不是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不过，尽管如此，风格是由习俗决定的，而且这种风格增加才智，活跃交际，缓和自尊。相互之间开开心，就像羽毛球在球拍上飞来飞去一般：说笑者把笑话送绘对方，不怀恶意，听话者也无敏感的抵触。这种风格大大增添了交谈的愉快，同时还成了精神上超俗的一个明显标志。在当今欧洲高雅体面风格所要求的庄重和讲究面前，这种经久不衰的爱开玩笑的风格或许是有点儿不文雅了。我们且不去考虑文雅和不文雅，其实这都是约定俗成的，是个习惯问题。至于我们，我们倒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那种苦涩、辛辣的嘲讽笔调。这种笔调在外国社会甚为普通，广泛运用，因为很多人认为可以用它显示巨大的超俗精神，而实际上，它所表现出来的一般都是相当的无知和毫不逊色的傲慢。

外国人嘲笑我们，那么，请他们原谅，我们也和善地试验了一下以牙还牙的法则。在这部小说里，我们描绘他们那一类人时使用了这个法则。可是，我们所叙述的内容是完全属实的。

最后，人们说我们西班牙人所写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真人真事的描写。我们并不否认有一些人物确是如此。但是，他们的生活原形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民间习俗画卷中的主要角色也几乎全是真人真事，然而，谁也不认识这些卑微的主人公。至于其他人，就

不是真人真事了，至少他们没有活着的生活原形。组成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均向风俗画家提供着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像一幅镶嵌图案一般汇集在一起，形成作者介绍给读者的各种人物典型。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向上述断言表示抗议。因为，它不仅不恰当地将我们说成是一种胆大妄为、轻率冒失的作家，而且甚至把我们自己的朋友变成了我们交往中不可信赖的人。如果说这第一点与我们的心意相去甚远的活，那么对于这第二点，我们的内心也是永远不会认同的。

我们还是先就此搁笔吧。

费尔南·卡瓦耶罗

## 主要人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弗里茨·施泰因 (堂费德里科)

阿尔孟萨公爵 (堂卡洛斯·德·拉·塞尔达)

多洛雷斯

玛丽娅大婶

加夫列尔修士

曼努埃尔·阿莱萨

莫莫 (赫罗尼莫)

堂莫德斯托·格雷罗

罗西塔 (罗莎·密斯蒂卡)

佩德罗·桑塔洛

玛丽萨拉姐 (玛丽娅)

拉蒙·佩雷斯

阿尔加尔伯爵夫人 (葛拉西娅)

桑塔·玛利亚将军

瓜达尔加拿尔侯爵夫人

拉法埃尔·阿里亚斯

丽塔

埃洛伊萨

佩佩·贝拉

波洛

公爵夫人 (莱翁诺尔)



## 第一章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英国君主号客轮驶离云雾弥漫的英国南部海港法耳默思。螺旋桨拍打着浪花，湿漉漉的褐色风帆在迷雾中徐徐展开，浓重的烟霭比风帆更加阴沉、潮湿。

客轮内呈现出一片海上航行伊始的凄楚景象。乘客挤满船舱，强忍着晕船之苦。处处可见昏厥的妇女，她们蓬头散发，衣领被揉皱，宽檐帽被压扁。男人们脸色苍白，情绪烦躁。哭哭啼啼的孩子们无人照料。侍者在船舱里横一步竖一步地从人群中穿过，将茶水、咖啡及晕船药物送到病人手里。与此同时，轮船，俨然泽国之王、水乡之主，不管海浪造成的种种痛苦，依旧与其奋力搏击。海浪冲上来，它用力抵挡；海浪退下去，它便紧追不舍。

有些男人，或者因为身体特别强壮，或者因为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旅行，对于这在劫难逃的颠簸之苦若无其事，而在甲板上缓缓踱步。在他们中间，有一位是英属一处殖民地的总督。此人身材高大，长着一副高贵的面孔，身边跟着两位副官。还有几个人裹着风雨衣，双手插在衣袋里。他们的脸色或红，或青，或苍白，一个个显得茫然不知所措。总之，这艘漂亮的客轮此刻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座冷漠无情、令人痛苦烦恼的城堡。

在这些乘客中，有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格外引人注目。他风度高雅，衣着朴素，面容英俊而恬静，没有显出丝毫惊慌的神色。他身材修长，举止潇洒，表情诙谐而庄重。一头黑色鬈发点缀着宽阔的前额；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闪烁着既温和宁静又锐利

敏捷的目光。他那黑色短髭下的双唇，时常挂着一丝微笑，这是他自信和机警的标志。他的步履，他的表情，他的全身无不表露出他出身高贵心地善良。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儿蔑视他人的傲慢态度。而有些人则认为贵族阶层的人往往都很高傲，这是不公正的。

他出来旅行完全是由于爱好。他禀性善良，因此他不会让自己跟随别人去冒险与社会弊端恶习作斗争，也就是说，他不会让自己去学堂·吉诃德，去和大风车比高低。寻觅美好更合他的心意。每当遇到善人善举，他都会像纯真的村姑采集到香堇一般欣喜若狂。他仪表堂堂，举止大方，就连用斗篷捂嘴时的动作也颇为有趣。他不怕严寒，不怕颠簸，体格强壮，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一个西班牙人。

他一边在甲板上散步，一边以迅速、敏锐的目光观察着聚集在一起的人们。这群人像镶嵌的马赛克一样，一个紧挨着一个，因此甲板上的任何一个人晕船呕吐，都会引起连锁反应。这艘由一块块木板组合起来的船，要是体积小些便可称作棺材了。不过，甲板上的那些醉鬼似的男人和僵尸般的女人身上值得观察的东西甚少。

然而，一个英国官员的家庭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位官员的妻子登船前就感到身体十分不适，她是被扶着进舱的，奶妈也是一样。做父亲的则怀抱婴儿跟随其后。这在之前，这位父亲先让另外三个年龄分别为二岁、三岁、四岁的孩子坐在甲板上，嘱咐他们要听话，不要离开。三个可怜的孩子也许都受过十分严格的管教，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犹如画家画在圣母脚下的小天使。

孩子们而颊上漂亮的红晕渐渐消失了，那三双使劲睁着的大眼睛失去了光彩，呆滞了。他们既不挪动身子，也不说话，好像没有痛苦。然而，痛苦却显露在他们那惊恐和憔悴的脸庞上。

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在默默地忍受，谁也没有觉察他们无可

奈何的表情。

西班牙人正要去呼喊客轮总管，突然听到总管在粗声粗气地回答一位年轻人的问话。年轻人操着德语，做着手势，好像是在请求总管救救那三个无人照料的孩子。

这位青年貌不惊人，衣不出众，又只会说德语，总管听不懂他的话，便转过身去，不再理他。

于是，青年回到船舱，回到他那位于船头的寝舱里，很快拿来了枕头，床单和一件长毛呢大衣。他用这些东西铺成个床，让孩子们躺在上面，并极其细心地替他们盖好。但是，那几个孩子刚一挪动身子，便哇哇地呕吐起来。刹时间，枕头、床单和大衣被吐得一塌糊涂，污秽不堪。

这时，西班牙人瞧了瞧那位讲德语的青年，只见他脸上显现出一丝仁慈、满意的微笑，似乎在说：“感谢上帝！他们总算轻松一点儿了！”

西班牙人试图和他攀谈，英语、法语及西班牙语兼而用之，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个并不文雅的致意动作和重复的一句话：“伊希弗尔施特厄 尼希特”（Ich verstehe nicht，德语，意为“我不懂”）。

饭后，当西班牙人重新回到甲板上时，天气变得更冷了。他裹紧斗篷，开始踱步。这时，他看到德国人坐在一条长凳上，瞧着大海。大海似乎要炫耀自己，将一堆堆的泡沫珠花和层层鳞波捧到轮船两侧。

观赏大海的德国青年没有穿大衣，因为那件大衣已经不能再穿了，看来他得挨冻了。

西班牙人向他走近几步，但又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和他交谈。突然，他笑了，犹如遇到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径直地朝德国青年走去，用拉丁语对他说道：

“您大概很冷。”

这个声音，这句话，使那位德国人喜出望外。他也向对话者微笑着，用同样的语言回答说：

“今晚确实有点儿冷，可我没把它放在心上。”

“那么您在想什么呢？”西班牙人问道。

“我在想我的父亲，想我的母亲，想我的兄弟姐妹。”

“您既然如此不愿离开他们，又为什么出来旅行呢？”

“啊！先生，是需要……这无情的暴君……”

“那么，您并不情愿出来？”

“这种闲情逸致只有富人才有，而我是个穷人。这不是我的心愿！……如果您知道我旅行的目的，您就会明白我根本谈不上情愿！”

“那么，您去哪儿？”

“去打仗，去打内战，去打一场最最可怕的战争：到纳瓦拉<sup>①</sup>去。”

“去打仗！”西班牙人觉得德国人外表温和慈祥，几乎有点儿卑微而极少尚武精神，便喊了起来。“怎么，您是军人？”

“不是，先生。当兵不是我的志向。我的爱好、我为人的准则都不允许我拿起武器杀人，除非为了保卫德国独立的神圣事业，防御再次发生的外来侵略。我去纳瓦拉军队，想在那里当一名外科医生。”

“但是您不会说那里的话呀！”

“是不会，先生，但是我会学会的。”

“那地区您也不熟悉吧？”

“也不熟悉。除了上大学，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

“大概有人介绍吧？”

“一个也没有。”

“您大概有保护人吧？”

“在西班牙，我谁都不认识。”

---

① 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于一八三四年去世，之后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内战。纳瓦拉是当时内战的主要战场。——译注

“那么，您有什么呢？”

“我有医术，我有良好的意愿。我年轻，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的。”

西班牙人听了这番话沉思起来。他端详着那张纯朴温顺的脸，端详着那双蓝蓝的孩童般纯净的眼睛、那凄楚的自信的微笑，他被强烈地吸引和深深地感动了。

“您愿不愿意，”西班牙人稍稍停顿之后对他说道，“和我一起进舱喝杯甜酒驱驱寒？同时，我们可以再聊聊。”

德国人欠欠身子，表示感谢，并跟随西班牙人走下甲板，进入餐厅。后者为他要了一杯甜酒。

餐桌上首坐着前面提到的那位英国殖民地的总督和他的两个随从；一侧是两位法国人。于是，西班牙人和德人便坐在餐桌的下首。

“可是，”西班牙人问道，“您怎么会想到到这个不幸的国家来呢？”

于是，德国人便如实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父亲在萨约尼阿地区一个小城市当教师，他是家中第六个孩子。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教育，父亲用尽了所有积蓄，变卖了全部家产。而当他念完大学之后，却像德国许多穷苦青年一样找不到工作。尽管他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并为此献出了全部青春年华，尽管他在最优秀的医师们指导下实践过他的医术，还是失业在家，靠家里养活，成了家庭的负担。面此，他以日耳曼人特有的沉着、冷静的品格，鼓足勇气，毅然决定到西班牙来。那时，西班牙北方正不幸地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战争。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用武之地”，施展自己的医术。

“在我家门前葱郁成荫的椴树下，”他讲完自己的身世后说道，“我拥抱了我的好爸爸、我亲爱的妈妈、我姐姐洛特<sup>①</sup>，拥抱了我

---

① 德文卡尔洛塔的指小词。——原注

的兄弟们。兄弟们个个慷慨陈词，要求陪我远行。我感动极了，大哭了一场。就这样，我踏上了生活之路。对有些人来说，这条路是铺满鲜花的。然而要有勇气，人生下来就是要奋斗的。老天爷会奖赏我的努力的。我热爱我所从事的专业，因为它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职业。它的目标是减轻人类的痛苦。尽管工作艰辛，结果将是美好的。”

“怎么称呼您？……”

“弗里茨·施泰因。”德国人回答道，他从座位上稍稍欠身，微微鞠了一躬。

过了一会儿，两位新朋友走出了餐厅。

有一位在座的法国人，他面对餐厅大门，看见他们在上楼梯时西班牙人把他那件漂亮的毛皮大衣披到德国人肩上，德国人推却，西班牙人则往旁一闪，躲进了他的寝舱。

“您听懂他们的话了吗？”另一位法国人问道。

“说实在的，”前面那位作代理商的法国人回答道，“拉丁语非我所长。但是，那满头金发、脸色苍白的小伙子给我的印象是个爱哭的维特<sup>①</sup>。我听到他说，除其他孩子之外，他过去和卡尔洛塔有点来往，就像在德国小说里读到的那样。幸好他没用手枪来安慰自己，而是拿起了斗篷。这说明，他感情并不十分脆弱，而更富哲理，更像个德国人。至于那西班牙人，我认为他是个堂吉珂德，是贫穷无靠者的保护人，很有圣马丁<sup>②</sup>当年和穷人分用斗篷的气派。加上高傲的神情，锐利、透彻、钢铁般坚定的目光和那月夜景物般苍白的脸庞，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呀。”

“您要知道，”另一个法国人说道，“我是个历史画家，我要去塔里法<sup>③</sup>画一幅该城被围困的画。当时，塔里法守将古斯曼被掳为

① 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译注

② 圣马丁（316—397），法国一主教，以行善著称。——译注

③ 西班牙南部城市名。——译注